

鸣镛风去录

- 一二三回 岂是余情犹未了  
 每思前事辄黯然…………… ( 309 )
- 一二四回 雨暴风狂留异士  
 灰飞烟灭戏胡奴…………… ( 323 )
- 一二五回 富贵迷心宁叛国  
 强梁使气太欺人…………… ( 337 )
- 一二六回 敌友未明成混战  
 恩威兼济指迷津…………… ( 351 )
- 一二七回 奸细匿藏谋寨主  
 高人暗助惑英雌…………… ( 365 )
- 一二八回 揭破诡谋多变幻  
 难言心事倍迷茫…………… ( 379 )
- 一二九回 抱恨难消自作孽  
 忤情独有劫余灰…………… ( 393 )
- 一三〇回 岂缘无意曾相识  
 但得知心便有情…………… ( 407 )
- 一三一回 拼死护花凭一剑  
 求生盗酒斗双魔…………… ( 421 )
- 一三二回 父女团圆疑是梦  
 恩仇了结识前非…………… ( 435 )
- 一三三回 爱侣同来消宿怨  
 群魔齐集斗荒园…………… ( 447 )

痛悔  
 向善  
 管：“  
 ？”  
 任天子  
 日 不可  
 反

- 第一三四回 旧梦难凭休再问  
故人无恙又重来…………… (463)
- 第一三五回 是何意态人中杰  
不露锋芒寇已惊…………… (477)
- 第一三六回 狠挥妖氛欣聚义  
喜成佳偶庆团圆…………… (493)

第一〇三回 恫情长有飘鸾恨  
历劫空余解珮哀

任天吾道：“你们要我如何？”

谷啸风道：“第一，你和鞑子怎样勾结，老老实实的招供出来。第二，侠义道中，有多少象你这样的人受了鞑子收买？把你所知的告诉我们。”

任天吾冷冷说道：“还有没有第三？”

谷啸风道：“第三，就要说到眼前的事了，辛十四姑在你这里出现，你总不能完全推掉关系，但我们也不想追究你与她怎样同恶相济，只想知道她的侄儿辛龙生的消息。你若能够帮忙我们找着了，也算是一件小小的功劳。”

任天吾心道：“原来他们也是有所求于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缓缓说道：“你说的第一第二两桩事情，对我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根本无从回答。第三桩事情，辛龙生的消息嘛，我倒知道。”

谷啸风和他毕竟还有一点舅甥之情，心里想道：“要他立即痛悔前非，招供一切秘密，那是近于奢望。但只要他有一点向善之心，那就不妨假以时日，慢慢劝他回头。”于是说道：“好吧，那就把你所知的先说出来，辛龙生现在在那里？”

任天吾道：“实不相瞒，辛龙生就在这里。你们若是早来半日，还可以见得着他。”

谷啸风道：“现在呢？”



任天吾道：“他是昨晚他的姑姑送来我这里的，他的姑姑本来已经点了他的穴道。不知怎的，今天早上，却不见了他。想是昨晚已经逃走了。”

谷啸风又喜又惊，说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刚刚说到这里，韩珮瑛从里面走出来，说道：“不错，这次他说的倒是不假。”原来韩珮瑛已经在里面盘问过任家的家人，证实了昨晚确实是有一个面有伤疤的少年在任家住宿，但一大清早却又私自逃了。

任天吾道：“贤甥，这你可该相信了吧，做舅舅的不会欺骗你的。”

谷啸风道：“他逃往那儿，你可能猜想得到么？”

任天吾道：“多半是逃到车卫的家里，据我所知，他和车卫的女儿颇有情感。听说车卫不知他是使君有妇，还招赘他作女婿呢。”

谷啸风道：“好，你带我们到车家去找他。”

任天吾苦笑道：“这不过是举步之劳，我当然可以帮你们的忙。但你们总不能把我当作俘虏看待呀。”

韩大维一想，任天吾毕竟是谷啸风的舅父，看在女婿的面上，也不可令他太过难堪，于是把揪着任天吾的手放开，说道：“好，只要你老老实实，咱们就还是亲家。前头带路吧。”

任天吾道：“从后园出去，可以快些，请随我来。”谷啸风正要说好，韩大维却道：“我们也不争在快这一时半刻，我从大门进来，便要从大门出去。”谷啸风不禁有点奇怪，心里想道：“岳父一向是急性子，为什么忽然性情改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韩珮瑛“哎哟”一声，任天吾就象背后长着眼睛一样，反手一抓，一把将她抓住，迅即飞起一脚，又向谷啸风胸口踢来。

这霎那间，谷啸风惊得呆了，任天吾飞脚踢他，他竟然不知躲避。幸亏韩大维动作甚快，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横肱一撞，将谷啸风撞过一边。他用的是股巧劲，谷啸风给他撞得倒退了六七步，一点也不觉得疼痛。

韩大维一招“斩龙手”，横掌如刀，疾劈他的膝盖，任天吾陡的一缩身形，却把抓着的韩珮瑛推上前来，喝道：“好，你不怕伤了你的女儿，那就来吧。”韩大维早已害怕任天吾这个人靠不住，不料虽有提防，还是给任天吾快了一步，把自己的女儿抓到手中。此时他投鼠忌器，只好把疾劈下去的一掌又疾的收了回来，喝道：“有话好说，先放我的女儿。否则，哼，哼，你也应该知道我的厉害！”

任天吾冷冷笑道：“我就是因为知道你的厉害，所以才迫得出此下策，委屈令媛陪我一会。嘿嘿，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待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会放你的女儿回去！”

韩大维一个“移形换位”，身形斜闪，似退实进，倏的扑去。任天吾喝道：“你当真不要女儿的性命了么？”韩大维一扑不中，任天吾抓着韩珮瑛，业已跃上墙头，这堵墙是将后院和花园隔开的，另一面就是任家的花园了。任天吾跃上墙头，大为得意，暗自想道：“只要我踏入花园，你韩大维武功再强十倍，也是难奈我何。”

就在他要跳下去的时候，突然腿窝的“冷渊穴”和右臂肘尖的“曲池穴”同时一麻，不由得把手一松，韩珮瑛从墙头上直跌下来，谷啸风跑过去将她接住。

任天吾也是一个倒栽葱，从墙头跌下，但他却是跌向另一面，跌到花园去了。

原来他是给韩大维用两颗小小的泥丸打着穴道的。

内功练到炉火境界，摘叶飞花，当作暗器，可以致人死命，韩大维用的就是这种功夫。这两颗小小的泥丸，打出去

无声无息，任天吾一来是想不到他竟敢如此冒险，不顾自己的女儿，二来他正在跃上墙头，泥丸从他背后打来，毫无声息，确也难于发觉，待他突然感到穴道酸麻之时，已经迟了。

韩大维冒险偷袭，一举成功，立即跟踪追去，跃上墙头，喝道：“奸贼，那里跑？”

任天吾也是好生了得，被打中了两处穴道，跌了下去，居然一个“鲤鱼打挺”，立即就能跳起身来，哈哈笑道：“韩大维，有胆的你下来！”

只见他倏的窜进一个假山洞口，把洞口的石头一扳，“轰隆”一声，洞口已是给大石封闭。在那“轰隆”一声过后，洞口射出无数乱箭。原来他这个花园里面，是埋伏有无数机关的。

韩大维脱下长衫，迎风一挥，拨落乱箭，情知已是无法抓着任天吾，只好跳回院子这边。

有十几支乱箭射过墙头，幸好谷啸风早已抱着韩珮瑛躲到一座假山后面，这才没有给乱箭所伤。

韩大维吃了一惊，说道：“瑛儿，你怎么啦？”只见她的右掌一片红肿，掌背翘起，扳不下来，谷啸风正在给她揉搓。

韩珮瑛笑道：“那老贼要跳下去的时候，给我在他胸口打了一掌。我的手腕，似乎有点转动不灵。”原来她是给任天吾的内力反震弄伤了手腕的。不过，若是没有她这一掌，只怕韩大维虽然打着了任天吾的穴道，她也要跟着任天吾跌到花园那一面的。

韩大维替女儿推血过宫，令她手腕恢复原状之后，说道：“刚才我那一招用得甚是冒险，幸好你够机灵，和我配合，否则只怕还是要受他所制。瑛儿，你的武功比以前大有进

步，这是啸风和你切磋之功吧？”韩珮瑛笑道：“他把少阳神功传了给我，爹爹，你真够眼力，一看就看了出来。”

韩大维恨恨说道：“可惜还是给任天吾这老贼跑了。”谷啸风满面羞惭，说道：“这都是我的错，我已知道了他是老奸巨猾，却还顾念舅甥之情，望他回心向善，几乎害了瑛妹。”

韩大维道：“不关你的事，我也是大意了些。他这花园遍布机关，我曾经听人说过。刚才他说要从后园出去之时，我已经起了疑心，但还想不到他竟敢如此大胆，把我女儿拿去作为人质。”

韩珮瑛道：“爹爹不必发气，反正女儿没事。就让他跑吧。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跑得了这次，跑不了第二次。”

韩大维余怒未消，说道：“太便宜这老贼了，咱们可得另外找个人带路啦。”

韩珮瑛笑道：“这个容易，任家的那个管家，一定知道车家所在，咱们要他带路，不敢不从。”

× × × ×

车卫吓走了宇文冲，但怕他看出自己的破绽，又再回头，是以仍然穷追不舍。

他心里暗暗好笑，口里则在大呼小喝，吓得宇文冲只顾逃命，不敢回头。

追了一程，车卫心里想道：“适可而止，我也应该回去了。”

正在他假意喝骂，脚下止步之时。宇文冲也突然停下脚步。

车卫心头一凛：“难道他看出了我的武功恢复乃是假的？”只好硬着头皮，又追上去，喝道：“宇文冲，有胆的你莫逃跑，回来与我一决雌雄！”

只见宇文冲突然好似发狂一样，在树林里手舞足蹈，树



叶给他的掌风扫得纷纷落下，满空飞舞。

宇文冲口中发出“荷荷”的叫声，象是负伤的野兽在狂嗥。饶是车卫力持镇定，也是不禁为之心悸。

宇文冲突然喷出一口鲜血，回过头来，厉声叫道：“反正我是要死的了，好呀，车卫，我就和你拚了吧！”狂叫声中，已是向着车卫跑来，完全象是一个发了疯的狂汉！

车卫一见这个情状，登时恍然大悟，心中暗叫：“不好，他敢情是自知就要走火入魔了。”

原来车卫的独门内功心法，若是练得不得其法，练到一定火候，必然走火入魔。宇文冲从辛龙生那里骗取了车卫的内功心法，却不知辛龙生也骗了他，辛龙生告诉他的内功心法，乃是真假混杂的。

即使是真的内功心法，得不到解除走火入魔的诀窍，也要遭殃，何况宇文冲练的是半真半假的内功心法，是以一旦发作起来，就更加痛苦难当了。

宇文冲看似发了狂，内心还是有一半清醒的，此时他已发现自己上了辛龙生的当，走火入魔发作之后，性命定然难保。是以他要趁着自己还能运用内功之时，跑回来和车卫拚命。而在走火入魔之前的片刻，就象狂人一样，气力是要比常人大出许多的。

车卫一觉不妙，要想逃跑，已是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宇文冲已是象旋风一样，扑到他的面前，车卫只好把凝聚的真气，孤注一掷，全力接他一掌。双掌相交，“乒”的一声，车卫跌出一丈开外！

宇文冲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狂笑叫道：“车卫，车卫，你也活不成啦！哈哈，我要亲手杀了你，让你死在我的前头，看你还敢瞧不起我么？哈哈，哈哈，哈哈！”

车卫气力已经耗尽，急切间竟是爬不起来，不由得心头

一惊：“想不到我今日竟然死在疯子之手！”

× × ×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四面山峰响起回声。宇文冲的狂笑虽然停止，笑声仍然从深山密林之中传了出去。

在他的狂笑声中，正有三个少女向他这方向来。

这三个少女，一个是奚玉瑾，一个是宫锦云，一个是任红绡。

她们是从金鸡岭来的，为的也是要打听辛龙生的消息。

原来太湖的七十二家山寨总寨主王宇庭在辛龙生出走之后，业已弄清楚了辛龙生的身份，于是立即派人向金鸡岭报讯，她们三人是先到了王宇庭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消息之后，才赶来舜耕山的。

其时王宇庭已经接获一鸣道人和百悔和尚从那小镇派人送回来的第一个报告，说是打听得辛龙生和宇文冲同行，宇文冲要迫他到舜耕山去找车卫报仇。

她们尚未知道辛龙生和车卫有何关系，也不知道宇文冲和车卫结了什么梁子，但车卫的住址，任红绡则是知道的，她也想借这机会，回家探望。于是在接获了第一个报告之后，便即动身了。

这也是鬼使神差，错有错着。幸亏她们没有在太湖再待两天，不知道后来的事情。第二个报告送来的时候，她们已经离开了。第二个报告是说辛龙生和宇文冲闹翻，一先一后，各自奔赴湘西苗疆。要是她们接获第二个报告，她们就一定是前往苗疆，而不是回来舜耕山了。

这么一来，她们和辛龙生就刚好是相差一日，回到了舜耕山。而又刚好碰上了宇文冲要杀车卫。

× × × ×

任红绡将抵家门，顾虑重重，心情甚是不好。他想回家

探望，又怕爹爹将她囚禁。

宫锦云给她出个主意，叫她先找一个家人打听情形，看她父亲是否气已消了。若是不便父女相见，也好偷偷一会母亲。

正在她们商议未定之际，宇文冲的狂笑传到她们耳中。

任红绡吃了一惊，说道：“你们听，这个人说是要杀车卫！”

宫锦云道：“咱们过去看看，我认识宇文冲，看看是不是他？”

任红绡道：“车卫是我的邻居，虽然我爹不喜欢他，从不许我到他家里玩耍，但我想我爹不喜欢的人，多半会是好人，他有灾难，咱们该应帮他的忙。”

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但一见当前的景象，她们也不禁给吓得呆了。

只见宇文冲口吐白沫，手舞足蹈的在狂叫，形状十分可怖。车卫躺在地上，刚在挣扎着要爬起来。

宇文冲看见她们，突然向她们跑来。

宫锦云喝道：“宇文冲，你干什么？你认不认得我？我爹爹是黑风岛主！我不许你伤害这位车伯伯！”原来宇文冲和黑风岛主宫昭文颇有交情！五年前还曾经到过黑风岛的。

宇文冲瞪着火红的眼睛，盯着宫锦云看了一着，忽地狂笑道：“我认识你，你是车卫的女儿，哈哈，我今日要死了，你来得正好，我要你们父女都陪我死！”

宫锦云叫道：“我不是姓车！你见过我的，我是锦云！”

宇文冲叫道：“胡说八道，你是车淇，不，不，你是我的梅表妹！哈哈，我生不得和你成亲，死后也和你同穴！”狂笑声中，一抓就向宫锦云抓了下来。原来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当真变成了疯人了！

宫锦云连忙使出穿花绕树的身法，一飘一闪，从他的掌底钻过去，饶是她身法轻灵，只听得“嗤”的一声响，身上穿的衣裳也给宇文冲撕烂了一幅。

任红绡连忙拔刀拦阻，宇文冲叫道：“好丫头，你也陪我死吧！我的梅表妹是官家女儿，她要两个丫头服侍。你，还有你，都和我去服侍她吧！”狂叫未休，已是双掌齐出，一抓抓向任红绡，一抓抓向奚玉瑾。

他人已疯狂，武功却没消失，出招又狠又妙。“卜”的一声，任红绡的手腕给他中指弹着，双刀脱手。宫锦云连忙将她一拉，迅速跃开，这才没有给宇文冲抓着。

三个人中最镇定的是奚玉瑾，一见不妙，使出了一招半虚半实的剑法，宇文冲在疯狂的状态，出手虽狠，却不能辨别对方剑法的虚实。一抓抓下，奚玉瑾剑锋倏转，刺着他的肩头。

可是宇文冲在疯狂的状态中，竟也不知疼痛，奚玉瑾的剑尖未曾拨得出来，他已是握着剑柄，抢了奚玉瑾的宝剑，自己拨出来了。

宇文冲哈哈大笑，抡剑舞了一个圆圈，把三个少女吓得远远躲避。

车卫忽地冷冷说道：“宇文冲，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宇文冲显出一片茫然的神情，剑尖指着车卫，说道：“你说我是什么？”

车卫冷笑道：“你是一只癞蛤蟆，天鹅肉没吃成，自己先气破肚皮死了！”

宇文冲一声怪叫，喝道：“你是何人，胆敢这样骂我？”

车卫缓缓说道：“你忘记了么？好，我提醒你。玉姑娘是你的表妹，我是你的表妹的丈夫。嘿嘿，不单我说你是癞蛤蟆，你的表妹也是这样说你的，所以她才嫁了给我。”



宇文冲猛的一瞪眼睛，叫道：“不错，你是车卫，是我的仇人！好呀，你咒我死，我先杀了你！”

车卫哈哈笑道：“宇文冲，你不成啦！癞蛤蟆怎么能够杀人？不信你来试试！”

宇文冲大吼一声，舞着宝剑，便冲过去。那副狰狞的模样，吓得三个少女都不敢再把眼睛看他，任红绡为车卫捏了一把冷汗，心里想道：“车伯伯不逃跑也还罢了，怎的还特地去激怒这个狂魔来杀自己？”

心念未已，忽听得一声撕心裂肺的厉叫，任红绡大着胆长回头一望，只见宇文冲已是倒在地上，翻腾打滚，地上一滩鲜血。车卫仍然盘膝而坐，距离大约在三丈之外，完全看不出他有曾经动过手的模样。

原来宇文冲的“走火入魔”已经发作了。

本来在走火入魔发作之后，还有一段苟延残喘的时间，不会马上发作得这样重的，但因他给车卫一激，气怒交加，这就发作得加快和加重了。

“走火入魔”发作到最后一个阶段，那种痛苦，超过世上的任何毒刑。宇文冲痛苦难堪，狂叫道：“车卫，你杀了我吧！”

车卫冷冷说道：“我说你没出息，你果然没出息，怎么临死还要求我？”

宇文冲脸上的肌肉都抽搐得变了形，突然一声狂叫，把夺自奚玉瑾的那柄宝剑，一剑插进自己的心窝。

三位少女看见这样惨厉的景象，不觉都是为之心悸。奚玉瑾心里想道：“这个宇文冲固然该死，但车卫做得也未免太过份了。”

车卫这才松了口气，抹去了一额冷汗。他刚才这一着实在是险到极点。宇文冲倘若还有一点气力，这三丈的距离一

冲过来，后果真是不堪想象。

奚玉瑾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宝剑拔出来，将宇文冲的尸体移过一边。任红绡这才敢于上前说道：“车伯伯，你没事吧？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车卫想起刚才的险状，这才知道吃惊。只觉双腿酸软，已是不听使唤。任红绡将他扶了起来，车卫吁了口气，说道：“贤侄女，多谢你啦。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们，否则你车伯伯的这条老命，只怕早已没了。”

任红绡道：“咱们是邻居，本来应该守望相助。车老伯，你用不着和晚辈客气。我扶你回家吧。”

车卫叹口气道：“贤侄女，你真是位好姑娘。我没事，可以慢慢走回去了。你是和好朋友回家吗？”

任红绡说道：“不错。但不知我家里情形怎样？车老伯，你近来可曾见过我的爹爹吗？”

车卫说道：“啊，那我劝你还是暂且别回家吧。”

任红绡吃了一惊，说道：“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卫说道：“我是今天刚回来的，没见过你爹。不过，我却知道辛十四姑正在你的家中。你这位朋友是黑风岛主的女儿，恐怕还是避免见她的好。”

任红绡道：“好，那我先送伯伯回家吧。车伯伯，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车卫说道：“这人是谁？”

任红绡道：“辛龙生。”

车卫怔了一怔，说道：“你和辛龙生相识？”

任红绡道：“我是受了朋友之托，想要打听他的下落。车伯伯，你倘若是他的消息，请你帮我个忙。”

车卫已知有点不对，但他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一想这三个少女救了自己的性命，岂能推说不知？当下苦笑说道：“你

们打听辛龙生的消息，算是找对了人了。实不相瞒，辛龙生自和小女就在上面。”指一指上面的松林。

宫锦云是急性子，一听之下，大喜说道：“瑾姐，这限算给你找着了。你先去见见他吧。”

奚玉瑾心情激荡，她本来是要来见辛龙生的，此时却禁不住有点踌躇了。但终于这样想道：“我和他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总得有个交代。我是应该和他当面谈个清楚的。”于是也就不再说话，径自去了。

车卫呆了一呆，说道：“这位宫姑娘我是知道了的。那位瑾姑娘是——”

任红绡道：“她是我的好朋友奚玉瑾，百花谷奚家的女儿。”

车卫心头一颤，心道：“原来果然是龙生的妻子来找他了。唉，这件事情本来是龙生做得不对，但我的淇儿却不知要如何伤心了。”

在路上奔跑的奚玉瑾是心情激荡，忐忑不安，在松林中静听辛龙生说话的车淇，却是花容惨淡，柔肠寸断了。

“她没骗你，那是真的！”这句话从辛龙生嘴里说出来，证实了辛十四姑所说的那些事实。这对车淇来说，当真是有若一个晴天霹雳，把她惊得呆了。

没有责骂，没有哭泣。有的只是一副木然的神气。她比辛龙生所能想象的还要伤心，辛龙生也给吓得慌了。

辛龙生咬了咬嘴唇，低声说道：“淇妹，我该死，我对不住你。但你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的。我叫你爹爹回来，我，我走了！”

也不知车淇是听不见他的话还是故意不回答他，她只是呆呆的望着他，什么都没有说。

辛龙生说到一个“走”字，本来已经站了起来，但一见

神气，双脚却是再也不能移动了。他轻轻的握着她的重又坐到她的身旁。可是说些什么话好呢？大错是这这的，能有什么言语可以叫她伤心呢？

“你姑姑说的话都是真的？”车淇终于开口问他了。

辛龙生心痛如绞，只能点了点头，说道：“不错，都是真的。”

“她说，你是真心喜欢我的，那么这也是真的吗？”

辛龙生怔了一怔，他知道说出心里的话，车淇更要伤心，但他可不能骗她。于是说道：“这也是真的。不过，我还是不能不离开你。”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同时喜欢两个人？”车淇幽幽说道。虽然还是伤心，但看得出比起刚才，她已是恢复了分清醒了。

辛龙生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半晌说道：“我是死了一次的人，是你使得我还有活下去的勇敢的。我敬重玉瑾，但我和她一直是挂名夫妻。”

车淇诧异道：“为什么？”

辛龙生道：“我有难言之隐，但总之我并不是存心骗你。唉，淇妹，我和你说实话吧，初时我为了获得你爹的庇护，我是把有妻子的事情瞒住了你。但后来，你，你对我那样好，我想在我妻子的心中，我是早已死了的人，我、我就情不自禁的喜欢你了。我喜欢你这也是真的。”

车淇说道：“你有苦衷，我不会责怪你。不过，这对你的妻子来说，却是不公平的。”

辛龙生道：“是，我知道。所以我是非离开你不可了。请你原谅我吧。”

车淇回过了头，不想看他离开，但正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出乎她意料的人，却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莫非我是身在梦中？”这霎那间，辛龙生几乎不副龙生自己的眼睛，他咬了咬嘴唇，很痛，知道不是梦了，失

“玉瑾，是你。”

奚玉瑾淡淡说道：“你意想不到吧？我是特来向你贺喜的。”

“啊，我和淇妹说的话，她大概都已听见了。”辛龙生心里想道。他只见奚玉瑾说的这两句话是故意讽刺他的，不由得大是尴尬，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才好。

倒是车淇在一呆之后，立即恢复了镇定，说道：“奚姐姐，你来得正好，以前我不知道你是辛大哥的妻子，现在已经知道了。辛大哥他遭了许多灾难，身心都是受尽折磨，正需要一个好妻子来照料他。恭喜你们夫妻团圆，我可应该走了。”

奚玉瑾微微一笑，拉着车淇，柔声说道：“车姑娘，你别走，我有话要和你谈。”

辛龙生忐忑不安，说道：“玉瑾，这都是我的过错，不干车姑娘的事，你要责怪，尽管责怪我好了。”

奚玉瑾笑道：“龙生，你误会了。我是真心来向你贺喜的，车小姐是位好姑娘，你遇上她，这是你的福气。”接着回过头来和车淇说道：“咱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我可是打从心里喜欢你。我比你痴长几岁，你若不嫌弃，就把我当作姐姐吧。你愿意听一听我这个做姐姐的心腹话么？”

她说得十分诚恳，令得车淇心里有个奇妙的感觉，觉得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奚玉瑾，当真就象她的亲人一样，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大姐姐。于是她不自觉的停下了脚步，说道：“好姐姐，你说吧，我听你的。”

奚玉瑾缓缓说道：“龙生，请你相信我，我是真心为你高兴的。”

辛龙生茫然说道：“你为我高兴什么？”